

文化 与 旅游

# 古代名人

【师旷】又名子野,春秋时期晋国宫廷乐师。他是目盲之人,却善弹七弦琴,辨音能力甚强,有“总圣”之称。

师旷把乐分成清商、清徵、清角三种类型。清商是一种亡国之乐;清徵是一种祥瑞之声,只有德义崇高的国君才能享受;清角则是一种最佳之音,只有象黄帝那样德高望重的国君祭神于泰山时,才能演奏。他认为乐除了自慰功能之外,还能通山川、耀祖宗,是国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。

师旷在政治上也很有见地。晋悼公曾向他问如何治国安邦的问题,师旷即对以仁义为本,民贵君轻的道理。晋平公也曾问师旷“人君之道”,师旷答曰:“人君之道清静无为,博爱任贤,广开耳目以察万方,不徇溺于流俗,不苟同于左右,踔然独立,以临臣下。”晋平公感慨地说:“你所说的人君之道确实好,然年已七十,想学恐怕太迟了。”师旷说:“不然。少年好学如初出之阳,壮年好学如日中之光,老年好学如炳烛之光,只要学就能有所进取。”

《神奇秘谱》中有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、《玄默》三操,据传即为师旷创作。

【叔向】又称杨舌舛,他是晋武公之后伯侨的四世孙,春秋时期晋国贤臣。

叔向出生于公族,其祖父羊舌大夫在献公时期任军尉,其父亲羊舌职,任厉公和悼公两朝的中军佐,其兄羊舌赤继父职任中军佐。叔向幼年受父兄影响很大,博学多识,为当时学童之冠。晋悼公时召叔向傅太子彪。晋平公即位后,叔向成为平公的太傅兼上大夫。

晋昭公四年(前528),叔向弟叔鱼兼晋国理官,邰邢侯与雍子争畜田,韩宣子命叔鱼审理该案。叔鱼接受了雍子的贿赂,审判结果归罪于邢侯,邢侯一怒之下杀死叔鱼和雍子二人。韩宣子问叔向该如何审理此案,叔向曰:“三人同罪。”刑施刑侯,而叔鱼和雍子罪尸于市。孔子曾赞誉叔向是:“古之遗直也,治国制刑,不隐于亲”。

叔向在政治上颇有见解。他认为立国必须具备有贤臣、有良主、具谋策、有民附、以德立国五个条件。尽管晋悼公之后晋霸衰落,诸侯离去,但因有叔向这位贤臣的辅佐,使楚无以当之,终不敢谋晋。

【郭璞】(276—324年),字景纯,是东晋

时期著名的文学家、训诂学家。他好经术,博学多才,青年时代就著书立说,整日在绛县柳庄村南山坡上的石洞里面壁钻研,这个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石洞,俗称“仙人洞”,《绛县志》也有关于“仙人洞”为郭璞读书处的记载。他曾亲身经历了烽火连年的“八王之乱”和“五胡乱华”的岁月。当西晋统治垮台之后,黄河流域人民过着亡国荡家的悲惨生活,他不愿在异族统治下屈辱苟安,就离乡逃奔江南。不久,宣城太守殷佑任用他为参军。尔后他沿江东下,定居于暨阳(今江苏阴东),又被王导引为参军事。这时,他写了著名的《南郊赋》和《江赋》,得到了东晋元帝司马睿的赏识,任为著作佐郎,后又擢升为尚书郎。郭璞学识渊博,才华出众。他工于文学,好古文奇字,尤精于阴阳算历、五行卜筮之术。

郭璞著述很多,经他所著和注释的有关经、史、子、集等书,近百卷以上,凡数十万言。在学术上,他的最大贡献是对于先秦典籍的整理和注释。在文学上,郭璞无论辞赋诗章,具为一时名手。他的诗传下来的有22首,以《游仙诗》14首为代表作。郭璞还

善于写赋,今存有11篇,其中《巫咸山赋》、《盐池赋》、《流寓赋》和《登百尺楼赋》等四篇,系作者在西晋末年南行时所作。元帝太宁二年(324年),王敦因郭璞反对其分裂行为,杀郭璞于南岗,时年49岁。王敦被平之后,晋明帝追赠郭璞为弘农太守。他的儿子骛,官至临贺太守。有《郭弘农集》二卷,收入《汉魏六朝百三集》传于世。



## 绛县民间故事集

特

# 井庙神鱼的故事

◎呼红红

以前,绛县北册村西北大约三里处的河滩边上,有个古庙,人们称它为井庙。庙中正殿有三个圣母塑像排列。香案上香烟缭绕,贡品丰富。南边是个大舞台,东边西边的十间厢房里,百十多个神女塑像,千姿百态,形象逼真。院子西边的西边有个浅井,清澈见底。就因为这个井的缘故,人们才把这地方叫作井庙。每年春天,在万物复苏、桃花盛开的三月初三,井庙庙会由大郡、磨头、大交三村联合主办。井庙庙会有民间社火表演,竹马旱船、龙灯鱼灯、花鼓秧歌、高跷,还有二鬼摔跤。猛虎上山是大交村人的拿手好戏。就是两人披上人工制成的老虎皮,通过两根粗绳,爬到十五六米高的杆子上,然后在拴着的两把椅子上耍弄半天,非常惊险,扣人心弦。求神拜药的善男信女们成百上千的在井庙里烧香磕头,敬献贡品。更有不少许愿的人们,敲锣打鼓,鞭声不断,炮声连天。井庙会波及曲沃、翼城、新绛、闻喜、侯马、浮山等地。从三月初二晚到三月初三深夜,是井庙会的高潮。高潮中有个非同寻常的内容,就是在这一天一夜有一个规矩——走神路。从东南偏门入庙,有一条两边长满蒲公英的小路直通正北殿,这段路为神路。要是这一天一夜中能走上神路,一年中腿脚不疼,免灾避邪,四季平安。如这一天一夜里不走神路,走别的路进正殿门,就为邪路。走上邪路,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崴脚伤腿,一年不得安宁。有如此重要热闹的井庙会,那赶会的人自然是人山人海。这一个偏僻不大的井庙会兴起如此盛会,吸引来方圆数百里的人,数百年常盛不衰,原因是井庙里有神,还有一段传奇的神话。相传很久以前,大郡、大交、磨头三村

的村首,在一年的大年初一夜里,同时做了个梦。梦见王屋山上的王母娘娘身驾祥云,手提一个黄包袱,路过此地,见是一块风水宝地,就撒开包袱,丢下了一块石头。大年初二,大交、磨头的村首同时去大郡村的村首家里拜年,说起梦里的事情,三人说出的梦一模一样,半点不差。于是三人同时来到王母娘娘丢石头的那个深坑,看见地上有个深坑,拿来扁头一刨,刨出磨盘大的巨石。石头青中有白,白中带黄。白的如白云,黄的像金子般闪亮。三人认为这是王母娘娘点化,托他们三人在此兴建庙宇。三村首于是商定,三村出资就地建庙,说定后就马上动工。可动工需用水,便决定就地打井取水建庙,井址就选在王母娘娘丢石头砸的那个深坑。打井的那天太阳快要落山时才破土,人们并没干多少活便收工回家了。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去打井时,人们傻了眼,只见水井已被掘成,且井壁平整光滑,井水清澈透亮,直到井口。人们这才知道是王母娘娘显了灵。因为井里有水的那天正好是农历的三月初三,于是庙会定于从三月初三开始,为期十天。

为了感谢王母娘娘的恩典,人们就把那块石头刻成了石碑。石碑正面刻有“王母圣恩”四个大字,反面刻上“王屋神石”四个大字。这块石碑就立在井边。奇怪的是,井的四周到处长有柏树,柏树见风就长,几天功夫,便丈把高,它的根系非常发达。有两个大树根露在地面上,皮带黄色,互相交织在一起,人们称它为神柏龙根,把井里的鱼称为金鳞神鱼。神鱼忽隐忽现,在井中游来游去,自由自在,若有人捕捉,它们便会钻到柏树的根须中去。有那么一年,新绛有个姓马的人,人称二杆子。马二

杆子带着儿子来赶庙会,趁人们不注意,偷捉了一条鱼带回家里。当天半夜,儿子的肚子疼得死去活来,在炕上乱打滚,马二杆子明白了儿子肚子疼的原因,连夜一路小跑赶到井庙里,把鱼送回到了井里,并向王母神像祷告求饶,直到头磕出了血,儿子的肚子疼才好了。此事传出后,谁也不敢动井中的一草一鱼了,由于年年庙会,向神鱼敬贡品的人太多,就把井底填去了不少,井就变成了池子,可人们还习惯叫它井。天涝时,井里的水就一直在井口,不管用不用水,用多少水,井水还是老样子。天旱时,井水就溢出井口,哗哗地向外流,顺势而下,能浇北册、磨头好几百亩地,而且天越旱,它就流得越快,水量越大。

到了1937年,日本人侵略中国,占了绛县。大交成了日本军队的一个据点。红庙里(即现在的大交初中校址)驻进了日本军队。日本军队来后要修炮楼,就派人把井庙里的殿堂和厢房拆了,砖头木料成了修炮楼的好材料。鬼子们住进了炮楼里,控制了人们走续鲁、翼城、绛县、侯马的几条大路。还经常出来杀人放火,抢东拿西,要粮要钱。吃饱喝足的日本兵们在炮楼的眼上乱放枪,把中国人当成活靶子打死喂狼狗吃。人们恨死了这些日本兵。五百多年历史的井庙会就这样在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下不存在了。1942年,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绛县东山一带活动,把日本军队打得支撑不住了,住在红庙里的王八蛋们没有刚来时那么疯狂了,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,东西供应不上,少吃没喝的,缺穿少戴的,就只好靠抢夺老百姓的东西为生。红庙里驻了日本军队一个班,说是一个班,其实,被老百姓打死打伤的

也只剩下五个人。这五个人中有个头领,此人下巴奇长,满脸带毛的横肉,像狼狗一样凶残,因此,人们叫他狗头太君。狗头太君三个多月前吃完最后一个鱼罐头,就再没尝到过鱼腥味了,快饿死了。日本是个岛国,海产资源丰富,有吃鱼的习惯。狗头太君向部下打听附近哪里有鱼可捉。有个汉奸告诉他,井庙那儿有个池子,池中有鱼,人们叫作神鱼,是不能吃的。除此再没地方有鱼了。狗头太君骂道:“哪有鱼不能吃的道理,什么神鱼,大日本皇军不信。”于是,狗头太君亲自带着三个士兵来到井庙捉鱼。可忙活了大半天,一条鱼也没捉到,鱼都钻到柏树根须里去了。狗头太君气得发疯,就派人从炮楼里拿来了一箱子手榴弹。手榴弹拴在一起,拉开线,扔进了井中。井炸坏了,鱼死了不少。狗头太君把死鱼捡起拿回炮楼,命令只给做给自己一人吃,别人不得食用。狗头太君刚吃下两条小鱼,肚子便疼得要命,不一会狗头太君死了。附近的老百姓非常高兴,拍手叫好。有的说是王母娘娘显了灵,吃了神鱼就得死;还有的说是狗头太君对部下太刻薄,是士兵恨他,在鱼里放了砒霜把他毒死了。反正,不管怎么说,狗头太君是死了。他死后形势发生了变化,井庙里的几个日本兵和汉奸没撑几天。一天夜里,炮楼在一片火海中飞上了天。此事更被当地老百姓传得神乎其神。

现在,井庙当然是不存在了,痕迹都难寻到。可是井庙的来历和井庙神鱼的种种传说,在绛县老百姓中广为流传,直到今日。